

沈乔生 著

就赌这一次

JIU DU ZHE YI CI 长篇小说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0102729

247.2
42



就赌这一次

沈乔生/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就赌这一次/沈乔生著. - 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9.4
ISBN 7-5313-2102-5

I. 就… II. 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9125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字数:280 千字 印张:12½ 插页:2

印数:1—20 000 册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黄锦莉

责任校对:陈文本

封面设计:耿志远

版式设计:耿志远

ISBN 7-5313-2102-5/I·1837 定价:21.00 元

第一部

第 一 章

没有人说得清，骚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淘气说是从股市开盘后 32 分钟，10 点零 2 分开始的。而阿童却反对，说要早得多，从大盘第一次往下勾头的时候，他已经意识到灾难降临了。至于老朱，就呆多了，等到大家哄起来，闹起来，他才觉得大势不妙。说清时间其实不重要，各人的感受从来不一样。但是，黑色的消息像乌鸦的翅膀掠过他们的大脑，对于在场者来说，仿佛个个都经历了山崩地塌，使他们终生难忘。

那天早些时候，一切都风平浪静。阿童开盘前就来了，他穿一件宽松的休闲衫，走路功架很好，颇有些仙风道骨。他走进大厅，目光一扫，厅里已经来了不少人，有人在看报，有人在独自抽烟。有一个人在人堆中大声说话，像是有些精神不正常，说今天股市肯定大涨，不涨砍他头。听的人都大笑。阿童嘴角一弯，站在墙边上，闭上眼睛养神。

“阿童！”一声叫惊了他。他睁眼看，面前是淘气，这个女人年纪不轻了，一张脸很大，像个玉盆，脸上却是小孩子的表情。“今天股票一定会涨吗？”

阿童慢声慢气说：“久亏必盈，阴跌好多天，昨天走阳，应该向上。”

PK96/18

“好，等我赚了钱，请你上老正兴吃饭。”淘气重重地拍他一下，阿童不由晃了晃。

“你们在这里啊。”冒出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，头发蓬乱。“我一直在找你们。”

“老朱，你也起劲起来，不看水果摊了。”淘气的话不无揶揄。

“你不知道啊，我昨天买股票了。”老朱惟恐人不知道，心想，就算我只买几百股，但也是一个股民了。

淘气说：“瞒着你老婆的吧，要是你输了钱，她会放过你？”

老朱含含糊糊说：“她知道的，我才不瞒她……”昨天他买了股票回家，他的老婆阿菊手指戳到他鼻子上，骂他败家精，股票是什么东西，我们哪里懂？他一再解释，是老童说可以买，他才买的，老童好本事，赚了好多钱。老婆这才放过他。

淘气看见一个人，喊着名字追上去。

老朱东看看西望望，也是无心，忽然眼前一亮，见人群中闪出一个女人，这女人好出众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她个子高，怕有1米69了，老朱是1米68，觉得她比自己高。她脑袋小巧，穿一件蛋青色的长大衣，不系扣子，下摆遮了小腿的一半，随着她疾步走动，大衣轻轻掀动，显得十分的潇洒、妖冶。老朱不由心中感叹，长大衣就是要这么个头的女人穿，阿菊那点个头，上次要买长的，幸亏没买，买了一件短的，要不才难看。这女人大概走热了，衣领解开，颈子全露在外面，是那么美丽，曲线就同天鹅颈一般，再看鼻梁挺直，眼睛凹陷，皮肤白净，好像特别地薄。一想到女人皮肤薄，老朱心中就有

不正常的感受。股票市场也不少女人，但都是平淡的多，哪来这么一个出挑的。正在傻看，听到身边扑哧笑声，只听老童说：“看老朱老实，原来肠子也是花花的。”

老朱忙收回目光，说：“我怎么了，也没怎么呀？”

老童说：“看就看，没什么了不起，看女人不是错，好看女人我也看。”老朱越发慌：“我没有想看，抬头正好看见……”

老童打断他：“不用解释，越解释越糟。你知道这女人是谁，她是文艺界人士，名叫蓝玉，是一个出名的舞蹈演员，没想到做起股票也是一个好手，胆大心细，入市不过一年，资金就翻了一番，老股民都知道她。”

听这么说，老朱又去看，那女人却不见了，不在那地方了。老朱四处看，都没有她，再看，她恰好走出大厅门，向外边走。他心想，大家都进来，她怎么往外走呢？

有人叫起来：“开盘了！”老朱忙随人挤上前。刚才还散开的人群全往前涌了。大厅的东头挂着一个大盘，差不多遮了一面墙。红红绿绿的荧光数字不停滚动，眩人眼目，老朱知道红的是涨，绿的是跌。奇怪，他怎么找不到他的时装股票？屏幕已经从头到底翻几遍了，他才找到。原来他一心想着时装股票涨，就拣红的看，没想到时装是绿盘，比昨天跌了2分钱，他心中不好受，嘀咕道：“咦，怎么不涨？”

老童递过一句话：“不要急，不能看一时。”

他就盯着时装看，其他的都不看，就像抱一只老母鸡回家，守着它生蛋。荧光字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绿，差价也就在1角之内。看着看着乏了，可能是昨晚整理水果缺觉，眼皮老往下垂。不知多少时间过去，忽听耳边一片乱哄哄声，不少人在

6 ● 就赌这一次

跑动，老童也不见了。他不明白，拉住身边一个人的袖子，问：“怎么啦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那人甩一下，没甩掉，气冲冲说：“呆子，你看大盘！”

他抬头望去，吓一跳，只一刻工夫，大盘已经是一片绿的汪洋了，好像一个宽大的足球场，到处是绿茵茵的青草。再看他的时装，居然跌掉5角了。他慌了手脚，连忙在人堆里找阿童。只见四周一张张脸都不对了，有的苍白，有的发灰，有的嘴里不停地嘘嘘发声，像牙痛一样。就是不见阿童。他急了，再往前挤，却撞在一个人身上，那人回头，就是阿童。

“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说跌就跌呢？”

阿童说：“天有不测风云嘛。”

“可是我昨天刚买进去，我怎么办？”

“出局。我已经把股票抛空了。”

“那我不是要割肉，要赔钱吗？”老朱像要哭出来。

老童叹下口气：“唉，你入市还浅，不知道什么叫中国股票，20多元一路可以跌到3元。你看大盘，已经阴跌一个多月了，走好了两天，以为转势了，没想到今天又跌破平台，出货有多厉害，风暴还在后面，现在割肉还是轻的，到后面就要卸胳膊卸腿了。”

老朱被他指引着，到递卖单的柜台。一看，还了得，要出人命了！柜台前围着一大堆人，后面的人压在前面人的身上，有的还把前面人当作梯子，往他身上爬。前面的人压得哇哇叫，却顾不上理会，只顾往窗口里递单子。靠近窗口有一个小个子，一只手把住窗框，一只手握单子，身子却拼命往窗洞里钻，已经钻进半个，仿佛外边是一个灾难世界，钻进窗洞他就能获救。

老朱只得退下来，不要说挤不进去，就是挤进去，他还舍不得割肉呢，要是给老婆知道他想割肉，还能饶了他？人堆里挤出一个人，在他面前呼呼喘气，他看是淘气。她的外衣扣子挤掉两颗，露出白花花的绸内衣。

“你呆着干什么，你还没卖啊？”淘气大呼小叫地说。

老朱想说，割肉我下不了手，说出口的却是：“我挤不进去。”

淘气摆出一副见义勇为的样子：“来，我推你进去。”说干就干，她让老朱转过身来，推着他的后背，就往人堆中冲。老朱后背受得推力，只得往前，他看准一道人缝，挤进半个身子，再想扩大成果，却不料那头突然涌来一股巨大的力量，把他和淘气一起弹出人堆。

他头上冒汗，朝着淘气苦笑。就这时大厅里爆发一声喊，像一个病人的心肺爆裂，又无数倍地扩大，通过许多个喉咙发出来。老朱看大屏幕，不好，日K线再次往下，直直地栽下来。他头发昏了，看出去的东西都乱。忽然发现奇怪，边上人的神色变了，变得幽幽忽忽的，十分地神秘，一个人凑近另一个的耳朵说话，几乎要咬到他的耳朵，而听的那一个眼眉歪斜了，嘴也咧开，好像是耳朵被咬痛了，在吱吱叫唤。接着被咬的一个也去咬下一个的耳朵。很快一个大厅的人的耳朵都被咬过了，于是他们的脸上都罩一层灰色的死气。老朱觉得不对，正想打听，就有一张热烘烘的嘴凑上他的耳朵，吐出几句话。老朱猛吃一惊，回头看，那是一张陌生的脸，只觉得脸上有横肉，眉毛下杀出逼人的寒气，他不由退后一步。那人就消失在人群中了。

淘气又出现了，问他：“那人对你说什么？”那横肉在他耳

边究竟说什么了，引得他惊骇的是什么话呢？语言闪烁诡秘，像是说那个高寿的领导人不行了，马上就要辞世了，也有可能已经走了，现在秘不发表。淘气惊慌地问：“真的吗，那还了得？”老朱也有同样的疑问要问她，两人大眼瞪小眼，一时都发呆。

阿菊在他胸口捶一下：“改革开放是他搞起来的，你讲，要是他不在了，会不会退回去呢？”

老朱摇头：“这就说不准了。”

人群里乱哄哄的，越传越神了。有人说是一个高干子弟传出来的，刚从北京打电话来，还有说海外的电台已经广播了，半夜收听到的。老朱早已无法分辨了，再看大盘，下跌得更快了。他耳边都是扇动翅膀的消息，人们像一群掐掉头的苍蝇，到处乱飞。又听到人喊：“不好了，玻璃挤碎了！”一个人从人堆里挤出来，脸上淌着血。老朱还是乱走，脚绊在一条腿上，险些摔倒。

等他站稳，眼光忽然凝滞了，那个叫蓝玉的女人又出现了，还站在刚才那个地方。她什么时候进来的呢？她的前领仍然开着，露出曲线优美的颈子，她似有些不经心，目光随意地瞥在大屏幕上。她手中拎着一个鹅黄色的包，包不大，制作得很精巧，包里装着鼓鼓的。老朱看着看着，心生疑问了，她怎么会无动于衷呢，大厅里的人都跟疯了一样，她却不受一点影响。一会儿，她目光飘下来，冷冷地看周围的人，脸上似有讥嘲的神色，仿佛众人在水里火里，而她独自在岸上旁观。这是怎么一个人啊。老朱弄不明白。阿童转过来了，他忙拉住他，说：“你看那女人，好奇怪。”

阿童看一会儿，说：“这倒怪了，蓝玉是一个高手，难道

是我们搞错了？”老朱叫起来：“你看，她还在笑……”

阿童再看，她果真在笑，不过，笑得很含蓄，似乎眼光里有锋芒，却不愿意露出来，只让人隐约感觉到。

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淘气也走上来。

老朱就用嘴朝那方向指指。淘气说：“是她呀，这女人我知道，是个好角色，你们男人都比不上她。”

阿童说：“不要多说，我们耐心等着，看她做什么。”

可能他们影响了别人，也可能蓝玉的神情、举止太出众，不少人都被吸引住了，远远地看着。蓝玉察觉了，她同阿童也是认识的，朝他点一下头，算是打了招呼，随即转身向前走，走到人头攒动的柜台前，站住了。

淘气说：“她手上一定有股票，想马上抛掉。”

蓝玉没有站多久，好似摇了摇头，却往前走。面前是一排柜台，大多数窗口前都有人，只有一个窗口前空无一人，可是她偏偏在没有人的窗口前停下来。淘气又插嘴：“她可能是要取钱，抽走全部资金。”

阿童打断她：“你不要自作聪明，等着看。”

就见蓝玉把手腕穿进包的拎环里，从柜台上拿起几张单子。

“是红单子！”淘气禁不住叫起来。

阿童冷笑说：“你不是说她要抽走资金？”股民没有一个不知道，绿单子是取钱，红单子是往里存钱。这是怎么回事，就在股市暴跌，大家都慌不择路逃走，往外抽钱，她却往里边存钱？这是哪门子道理？淘气想不通，老朱更不明白。

红单子？红单子！边上围着的人都看清了，他们又惊又疑，不知不觉逼近了许多，对蓝玉形成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，

许多双目光落在她的后背。可是，她头都不回一下，好像浑然不觉。她右腿直立着，另一条腿打个曲，脚尖点在右脚的外侧，摆出个优雅的姿势。她低了头，静静地填写单子，写好了拎起纸，撮圆了嘴，轻轻往上吹，似要把墨水吹干。她是那么优闲自如，犹如在自己的卧室里写字，四周的喧嚣、骚动都不存在了，那么些人乱叫乱跑，她都看不见。

她把单子递进窗口，就把鹅黄色的包放在台面上，刷地拉开。身后的人眼睛全睁大了，有的还踮起脚来。红单子大家都看见了，但是她要存多少钱呢，如果仅是象征性地存个2千3千，那也不算什么。

她拿出一叠钱，都是百元票子，递进窗口。大家都是有数的，一叠就是1万元。她拿出第二叠，第三叠……第六叠……哇！淘气不由发出声来，连忙捂了嘴。蓝玉又往外拿，后面的人都在心中替她数：七、八、九、十……她停下了，同柜台里的人讲了句话。10万，整整10万。后边的人刚要议论，却见她又往包里摸了：十一、十二。现在没有了，她拉上拉链，轻轻地把包推到边上。

她又存了12万！在大厅里炒股的都是散户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而且，她是在大家逃离时追加12万，这是一个多么新鲜的行为啊！好像是六月里下大雪，三九严寒牡丹开，看见的人没有不吃惊的。于是，一个人咬另一个的耳朵，一时间，大厅里传开了。等到蓝玉存了钱，离开柜台时，她好似变成一朵花，股民们的目光像嗡嗡的蜜蜂一样集中到她的身上。

“就是她吗，这个女人长得好出色。”这是男人压低的声音。

“她刚把钱存进去？真是稀奇。”一个女人尖声说。

“她不认为还要大幅下跌，她同我们看法不一样？”

她向人群走来，这时她脸上的神色变了，变得热烈而欢快，她的眼睛也在活泼泼闪动着，显得楚楚动人，她似乎在用眼神同大家说话，交流感情：

“不要忘了，最绝望的时候，往往也是机会降临的时候啊。”

“那个领导人的健康问题，被利用过多少次？现在下跌了，又开始传播，不可疑吗？”

阿童不停摇头，像是对老朱说，又像是自语：“股市深不可测，炒股的人也深不可测啊。”

蓝玉走进人群，她走到哪里，哪里便有轻轻的波动。人们用惊奇、欣悦、尊敬交织的目光看她，谈论她，大厅里的气氛起了奇异的变化。好像是一幅涂满了灰色、黑色的图画，忽然抹上一笔鲜亮的颜色。又像是一只盛了冰水的杯子，冲进一股热热的水流。

老朱挤在人堆里看，忽然耳朵被人拎一下，回头看，是老婆阿菊，就问：“你不看水果摊，怎么也跑来了？”

阿菊气汹汹说：“我不来还了得，你看股票跌成什么样子了？”

他含含糊糊说：“这，这不要看一时嘛。”他想起阿童今天早些时候同他讲过的话。

阿菊说：“你说阿童叫你买的，阿童人呢？”

老朱知道老婆厉害，也希望阿童出来替他挡一挡，却不见他的踪影，前前后后都找不到。阿菊叫起来：“他晓得你老实，给你药吃，买什么王八蛋股票，害人啊！人家是钞票多得没有

地方放，才买股票。我们是眼瞎那么一点钱，你现什么丑？害人啊。我这点钱来得容易吗，天天吃辛苦，守一只小摊头，风里来，雨里去。儿子今年要考高中，钞票都给你输光……”讲得气上来，用拳头在他背上捶。

老朱朝人堆中钻，阿菊追着不放。淘气在一边讲话：“我说的吧，你老婆晓得还饶得了你？”

老朱听这么说，面子上就有些难看，又被追着，心里发急，就一掌推过去。阿菊只顾发泄，没有防备，脚下一空，跌个跟斗。这还了得，阿菊是一个极要面子的人，爬起来，尖声叫着，像一只雌老虎一样扑过来。老朱晓得不好，只顾用手招架。斜着眼看出去，众人围了上来，从后面走上一人，却是蓝玉。

“有这必要？”她的声音不响，但是老朱听清了，边上人也听清了。老朱两手架住老婆，说：“不要胡来。”阿菊还是不依不饶。他不知哪来的胆，厉声喝道：“听见吗，不胡来！”阿菊这才住了手，喘过气，理身上衣服。

这边，老朱堆起一个笑脸，对蓝玉说：“是没这个必要，没有必要。”

蓝玉微微一笑：“做股票嘛，要的是放松。告诉我，你买的是什么股？”

老朱说：“是时装股份，昨天买的。”

阿菊已经缓过气来，见一个美丽高挑的女人同丈夫说话，心中有些不快，但想还是股票要紧，就用眼睛盯住蓝玉。

蓝玉转过头，目光从人头上飘过去，看着大盘，随后落回来，说：“这个股我做过两个来回，在它身上赚了钱，它有支撑，再跌都没有破 30 日均线。这么说吧，如果它不破 6 元 5

角就没事。再过一个半月，到4月中旬，我看它能到10元，那时候你们把它卖掉。”

阿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这，真会这样？”

她一笑说：“等着看。”不再说，转过身，径直走出大厅。

他们两个呆呆看着她的背影，直到消失。俩人面面相觑，她说得准吗，要真那样就神了。如果不准，结果会不会更惨？可是不听她的又能怎样，割肉无论如何下不了手。罢罢，已经套住了，死猪不怕开水烫，就按她说的做。

第 二 章

蓝玉走出大厅，心中还想着那对夫妻，不免好笑，像这般什么都不懂的就进股市，还有不输钱的？但是，仓促入市的不在少数，所以股市上有一句话，叫作老股民赚新股民的钱。心中感慨一番。通过楼道，转到正门，要上二楼，忽然发现一个人跟在她身后，她走慢，那人走慢，她走快了，那人也加快速子。心想，这人莫非有用意，也不睬他。

她走上楼梯，那人冲上几步，拦在她的面前，说：“你是蓝玉吗？”

她看清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小伙子，圆圆的脑袋，眼睛和鼻子也是圆圆的，嘴唇红红的，说话露出雪白的牙齿，不由生出几分好感，她说：“对，就是我。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哦，请允许我作一下自我介绍，我是晚报投资版的记者，名字叫纪怡。我听很多人说，你操作股市非常成功，由散户升入大户室了，我恭喜你！”

蓝玉心想他倒消息快，我不过刚把资金加进去，刚够开大户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不由冷笑一声：“你的鼻子真灵，不愧是做记者的。”

纪怡说：“哪里，是这里的张经理告诉我的。”再琢磨不